

【嘉湖漫笔】

余村烧饼店的店训

人与人之间要谦逊诚信，人与这片山、这阵风、这条溪之间，大概也是要讲谦逊诚信的。

■孙贤龙

在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石碑的对面，有一个小烧饼店。

说是“店”，其实更像是一处偶然生长出来的风景。没有砖墙，没有瓦顶，只是一户农家房前的空地上支起了一顶蓝色帐篷，摆上一张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木质操作台，一只被炭火熏得黝黑的桶状炉子，还有一块手写的小黑板，上面工工整整地标着：“烧饼，6元/个”。

陈设极简，流程也极简：一位系着围裙的大姐在案板前揉面、分剂、包馅、擀饼，动作流畅得像一首重复了千遍的乡村诗谣。而后她俯身，将饼坯熟练地贴入炉壁，不过片刻，麦香与炭火香便交织着逸散出来，弥漫在清新的空气里，奇异地并不突兀，反而为此“绿水青山”的哲学意境，添上了一笔温暖的人间烟火。

然而，真正让这个简单场景变得不简单的，是用来装烧饼的纸袋子。

纸袋本身平平无奇，粗糙而质朴。但上面竟印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那是一篇“店训”。

我好奇地拿起一个，细细读来：“垂省自我成动力，常越本心方为进。谦逊礼让为本色，诚信睿智品为精。日食三餐须三省，身经上下自宽心。成败静观任之乎，得失一笑随其性。饼香浓淡宜慢嚼，人生苦乐须细品。后磨豆浆贡菜饼，清清白白归本

真。”

在纸袋的下方，还有一行稍小的字，如同一个温柔的脚步：“举手做环保，请将包装袋置入垃圾桶”。

我怔在了原地。耳畔是山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眼前是窜动着炭火的烧饼炉，手中的纸袋很薄，却感觉沉甸甸的。

做饼的大姐忙完一炉，用毛巾擦了擦手。我上前一步，指着纸袋问她：“大姐，这上面的字，是您写的吗？”

大姐憨厚地笑了笑，摇摇头：“俺哪写得这么好的词儿？是俺家那口子想的。他说，咱虽然只是个卖烧饼的，但东西要做好，心里也得有点东西，不能瞎忙活。”“不能瞎忙活。”大姐随口的一句话，像在炉膛里添了块炭。

正想着，大石碑那头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是讲解员，正对着十多位游客讲余村的事。我凑过去听了一耳朵——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余村靠矿山和石料厂，一年挣过三百万。可那钱是拿命换的：粉尘漫天，溪水像米汤，竹林灰扑扑地低着头。村民发了财，却连自家的窗户都不敢开。

“后来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关。”讲解员的手轻轻一挥，像在替二十多年前的那场表决画句号。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来余村，听了这事，夸赞是“高明之举”。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游客们举着手机去拍石碑。我没动。风吹过来，带着烧饼的炭火香。我想，那个写店训的男人，一定也是从那种“不敢开窗”的日子里走过来的人。

“生意好吗？”我又问大姐。

“托你的福，还成！”她笑容更盛，眼角的皱纹也舒展开来，“看日子过呗。平时一天能卖出去几百个，要是赶上节假日，游客多，能卖好几千个呢！”

好几千个烧饼，就是好几千个印着店训的纸袋。它们被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带走，烧饼吃下了肚，而这纸袋上的文字，或许会在某个瞬间，被某人看到，并在心中激起一丝涟漪。

我扫过码，接过刚出炉的烧饼，“谢谢大姐！”

“嗯，走好！”大姐又去揉面了。烧饼还有点烫手，轻轻咬了一口，又脆又香；再咬一口，是梅干菜加肉末的咸香。我边嚼边走，看到矿山遗址的石碑，后面的山顶已被绿色覆盖。一个小山村在日进斗金的时候，能够采取“高明之举”，真是

了不起的远见。原来的“靠山吃山”是开矿卖石头，现在的“靠山吃山”是护山卖风景。这不就是那一句“垂省自我”落在一个村庄的命运里了吗？

游人如织。有拍照打卡的，有在绿道上漫步的，也有人在给孩子喂饼。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许多人的手里，都捏着那只印了字的纸袋。没有一个人扔在地上。

我忽然觉得，这不只是对大姐那行“举手做环保”的回应。这更像一种沉默的契约——人与人之间要谦逊诚信，人与这片山，这阵风、这条溪之间，大概也是要讲谦逊诚信的。

余村把这种品格守住了，于是游人来了，日子也活了。

我嚼着烧饼，又把纸袋上那句“饼香浓淡宜慢嚼”默念了一遍。细嚼慢咽，好消化，也能品出真味——这是从小就知道的道理。

走在余村的绿道上，近处农田里的红色的、绿色的，各种花色蔬菜，不时引来路人拍照。路旁那间养猪棚不知何时改成了咖啡屋，竹篱笆围着，门口坐着三两游客。再远眺，层林尽染，生机无限。我忽然明白了：养生之“生”，是生命之生，也是生态之生。余村践行“两山”理念这二十年，何尝不是一种“细嚼慢咽”？把绿水青山一口一口嚼出滋味来，于是越走越远，越走越有滋味。

树林中，有几位年轻人坐在石凳上，捧着电脑，啜饮着咖啡。我慢慢走近，轻声问其中一位：“来旅游的？”

他抬起头，手指还悬在键盘上：“哎，是旅游，也是工作。”

旁边的小伙子笑了，脸上带着点得意：“我们是数字游民。”

“那就在这儿办公？”我问。

“是啊”，一位姑娘指了指头顶的树冠，又指了指脚下的石凳，“我们管它叫大自然工位。”

从交谈中得知，他们三个都做建筑设计，从周边的大城市来，说走进大自然才能找到灵感。

我告别他们，慢慢往回走。走出树林时，阳光落在烧饼店的蓝帐篷上。那位写店训的男人说的“归本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不是什么玄妙的哲理，不过是人回到该待的地方。

大石碑前又迎来了一批游客，烧饼店刚好又出炉了烧饼。

我的烧饼吃完了，余香还在。

（作者为在职公务人员）

丝，细得看不见却已湿了衣襟。我慢慢啜茶，看阳光从支窗斜射进来，在青石地面上画一方不断偏移的光斑。河面上偶有乌篷船划过，橹声“吱呀——吱呀——”与琵琶声叠在一起，真假难辨。

茶喝到第三泡，淡了。我起身付账，堂倌又替我添了半盏热水，说：“外头热，再坐会儿不妨。”我笑笑谢过，走出门。

日头已过中天，中基路上人渐稠。卖定胜糕的蒸笼揭开，糯米甜香混着荷叶粉蒸肉的酱香在巷子里打架。游客举着相机拍廊棚、拍花窗、拍河埠头阿婆晾的被单，阿婆瞥他们一眼，继续搓衣服——月河人与游客之间，始终保持着这种温和的互不干扰。

我沿原路往外走，在北丽桥头最后一次回头。荷月桥的拱影完整地印在河面上，被一只白鹭点水惊破，又慢慢圆回来。朱彝尊隔了三百年想它——想的是“香榧熟后话丰年”的人间烟火；吴藕汀隔了大半个世纪忆它——忆的是“临行计数由茶客”的市井温情。月河仍安静地流着，像它流了七百年那样——不争先，不解释，把漕运的旧梦、茶馆的闲话、桥上偶遇的目光，统统收纳进这一弯如月的水里，再无声不响地送往大运河去。

忽然觉得，读江南不必只读诗词。来月河坐一个下午，看桥下帆落——如今不是白帆，但落帆的姿势没变——听茶馆里有人为一盘豆子争得面红耳赤又相视大笑，那才是活的江南，才是水乡风情最本真的注脚。我们奔波太久，习惯了追赶与评判，却忘了还有一种活法是“停一停”——像船过月河，落了帆，慢下来，才能看清两岸柳色、枕水人家，以及自己心里那点被速度掩埋的柔软。

出了街区，城市喧嚣重新涌来。我摸了摸口袋里那一小包顺手买的姑嫂饼，酥屑沾了指腹。咬一口，椒盐香里竟尝出一点菊花的回甘，像月河留给我最后的告别。

人间万事，急管繁弦固然好看，但总要有那么一处——像月河这样——允许你慢慢走、慢慢看，慢慢把心安顿下来。它不向你诉说伟大，只邀你共享一顿茶、一座桥、一条弯曲如月的河，然后让你明白：所谓乡愁，不过是对一种温柔生活的惦念。

（作者为金融行业人士）

不被大风吹倒就好

那个台风肆虐的下午，我们父子俩顶风冒雨，走在泥泞的机耕路上，雨水和汗水在身上交汇……

■石火明

今年夏天非同寻常，台风接二连三袭击浙江和福建。抗击超强台风“巴威”的日子尚未远去，防御强台风“白海豚”的战斗又打响了。我不由得想起莫言《不被大风吹倒》一书封面上的话——“不被大风吹倒就好！”

2024年4月，我在海盐县文城书房书架上，一眼看到莫言这本《不被大风吹倒》，就毫不犹豫地买下了。我最喜欢首篇同名散文《不被大风吹倒》，这是莫言在2022年五四青年节时给年轻朋友的一封信。他分享了自己小时候和爷爷在大坝上遇到大风，爷爷抵御大风的故事，鼓励年轻人遇到人生的艰难时刻不要放弃，激发他们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和决心。

水乡听棹歌

让静态的诗行，变回流动的歌；让沉睡的古韵，重回鲜活的课堂。

■朱旭

平日子里，我习惯和乐谱、节拍、音阶打交道。课堂之上，教孩子们唱课本里的歌曲，感受中外音乐的不同魅力。可久居嘉兴之后我慢慢发觉，真正属于这片土地的旋律，并不全都印在教材的五线谱上。它藏在河道涟漪之间，藏在老人人口口相传的吟诵里，那便是棹歌。

所谓棹，是江南水乡最温柔的船桨。旧时嘉禾大地，河网密布、港汊纵横，舟楫是世人劳作出行的依托。渔人摇橹、农妇采菱，乡人赶集，水波摇曳之间，心生情愫，便随口成调、即兴成歌。无雕琢编曲，无刻意韵律，曲调随流水起伏，心绪随桨声舒张，质朴婉转的吟唱，便是最纯粹的江南民间声乐。朱彝尊百首《鸳鸯湖棹歌》，更是以极简七言，收纳一城风物、四时烟火，在文字平仄间，留住了明清嘉兴的人间百态。

于音乐美育视角观之，棹歌从来不止是可读的诗词，更是可听、可吟、可感的乡土乐章。它区别于正统乐曲的规整严谨，没有固定不变的曲谱与节拍，不被

谈罢此篇，不禁想起40多年前，我在海盐中学读高中，1979年8月底，升入高二年级要文理分科，学校要求每个同学与父母商量一下再做决定。那时候，家里哪会有电话呀，更别说手机了！于是在前一天下午，我乘坐海盐至石泉的轮船回到家里。晚上与父母商量之后，我决定报读文科班。意想不到的，半夜里超强台风提前来袭，一时间狂风呼啸，暴雨倾泻。第二天早上，石泉至海盐的轮船停航了。午后，台风暴雨依然没有减弱，但我必须赶回学校，怎么办呢？我只得步行返回学校。父亲很不放心中，他要一路陪伴我。

我们父子俩穿着雨衣，根本撑不了伞，冒着台风暴雨，从石泉公社杜家桥（今通元镇三友村）出发，一路往东北方向的县城挺进。先往北到蓼家堰（今良贤村），再往东穿过坎城公社的南圣（今于城镇何家村），父亲送了我一大半路程，一直到跃新桥那里，我劝父亲回去，父子俩才分手，我往东到海盐回学校，父亲往西赶回石泉家里，各自要走两个多小时。我经过富亭公社泾塘桥（今武原街道金星村），再往东北进入武原镇，经南塘街、朝阳路，最终平安到达海盐中学，天色早已晚了。平时天气正常情况下两个半小时的路程，父子俩走了将近五个小时。那个台风肆虐的下午，我们父子俩顶风冒雨，走在泥泞的机耕路上，雨水和汗水在身上交汇，真的是风雨兼程！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迎战台风”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

阅读《不被大风吹倒》这本书，我不仅了解莫言的文学才华和人生智慧，更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了那份来自内心深处的力量与勇气。

（作者为市作协会员）

乐理框架束缚。作为口耳相传的民间艺术，它带着极强的生命力与包容性，一方水土一方腔调，一村一韵，一人一情。老者吟唱沧桑舒缓，孩童诵读清亮灵动，吴依软语的平仄起伏，天然化作婉转乐律，温柔缱绻，独属于江南。

在日常美育实践中，我总尝试将这份水乡古乐带进课堂。生长于都市楼宇之间的孩童，早已远离摇船渡水的旧时光，对棹歌的初始认知，仅限于课本上的文字注解。他们习惯了制式编曲、节奏规整的现代歌曲，初见无谱无调、随性自然的棹歌，难免觉得陌生质朴。

可当我带着孩子们褪去固化的音乐认知，放下刻板的演唱标准，以吴语轻吟浅诵，字句间的抑扬顿挫缓缓流淌，所有人都会瞬间沉静。“哟嗬滩头水似油，郎依打桨过汀洲”，短短一句诗行，没有华丽辞藻，却藏尽水乡温柔。伴着轻柔的节奏诵读，水波荡漾、轻舟摇曳的江南图景便跃然眼前。棹歌落笔皆是寻常烟火，菱苑桑麻、河埠古渡、渔舟晚唱，不诉宏大悲欢，只记人间日常，这份朴素温润，正是传统音乐最动人的底色。

我从不苛求孩童精准复刻古调唱腔，古老的民间乐韵，本就无须刻板复刻。课堂之上，我引导学生以吟诵代歌唱，以节拍助韵律，顺着方言的天然腔调感知节奏，结合自我心境创编小调。让静态的诗行，变回流动的歌；让沉睡的古韵，重回鲜活的课堂。

岁月更迭，旧时古渡村落虽几经变迁，城市风貌日新月异，但南湖清波依旧、水乡风物依旧，江南人温润平和、质朴纯粹的性情，早已根植水土、代代相传。棹歌记录的不仅是旧时风光，更是嘉兴人浸润流水而生的生活审美与精神气度。

民间声乐的传承，向来脆弱且艰难。历经百年口耳相传，棹歌仅存诗文本，完整古曲已然失传，现存改编版本各有风韵，却再无最初的市井本音。口头艺术素来人在声存、人去声寂，无数乡土古乐，皆在时光流转中悄然消散。打捞棹歌、传承乡音，便是守护江南最本真的音律记忆。

（作者为小学教师）

月河月河

船过月河，落了帆，慢下来，才能看清两岸柳色、枕水人家，以及自己心里那点被速度掩埋的柔软。

■坊坊

往北走，过北丽桥，沿运河支流拐进一条窄巷，水汽忽然就浓了——青石板被前夜雨润得发暗，踩上去微微打滑，两侧白墙开始往内收拢，像谁轻轻把一本书合到你面前。这就进了月河。

“其水弯曲，抱城如月”，古人命名向来诚实。南宋时嘉兴拱卫临安，城北商贸云集，月河一带渐成市集；至明清鼎盛，米行、丝号、当铺、会馆沿江排开，“前店后坊、下店上宅”，三河三街的鱼骨格局就是那时定下的。太平天国战后城厢多毁，唯独月河这片因为远离攻防重心，反倒留住了老底子的筋骨。朱彝尊客居潞河时写下《鸳鸯湖棹歌》，念念不忘城北旧貌：“父老禾兴旧馆前，香榧熟后话丰年。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这“楼头沽酒楼外泊”的，正是月河中基路旁的酒肆与停满米船的埠头。

此刻上午才过，游客尚稀。我沿中基路慢慢走，不急着去任何景点。一只橘猫蹲在门槛上舔爪子，看我走近，眼皮都懒得抬。这态度让我喜欢：月河不属于观光客，它先是住在这里的人的街。

再往深处走，河道拐了个柔缓的弯，荷月桥横在眼前。这是月河街区的核心地标，三孔石拱桥，青石护栏被几代人手掌磨出包浆，桥额上“荷月桥”三字被藤蔓半遮。我拾级而上，每一步都能感到石阶微凹的弧线——那是时间拿脚印当刻刀，一刀一刀凿出来的。桥顶风凉，凭栏南望，外月河、里月河与大运河在此交汇，水面骤然开阔，三股波光从不同方向揉成一片碎金。

旧时南来北往的漕船、丝船、客船进嘉兴城多走这条水道，过北丽桥，经月河，在荷月桥下减速。船老大远远望见

桥畔酒旗，便知到了歇脚的地方。清末民初，桥西侧曾有嘉禾水驿，驿丞在此验放公文、换马递信，南船北马的交接点，热闹时不输苏州胥门。朱彝尊《鸳鸯湖棹歌》其五十五虽写杉青闸与落帆亭，却是同一片城北水域的记忆：“秋泾极望水平堤，历历杉青古闸西。夜半呕哑柔橹拨，亭前灯火落帆齐。”——月河与落帆亭同属运河水系，旧时文人夜泊城北，月河埠头、杉青闸灯火相望，漕船柔橹之声在这片水域此起彼伏，构成嘉兴最生动的运河夜色。

桥北侧那片河湾，老嘉兴人说起“到三塔湾吃茶去”，指的便是荷月桥北这一带临河水阁——此处因河道呈急弯、桥与屋宇错落成三重视觉层次而得名，与城西古运河畔有三塔的那处并非同一地，却被游人常常混淆。我靠在桥栏上看了一会儿：对岸有个阿婆在河埠头用木槌捶洗被单，一下，一下，节奏笃定，棒槌敲在石板上会有金石之音。洗好的被单搭在竹竿上晾开，白花花映着黛瓦，像谁不小心把一朵云扯破了搭在那儿。一艘摇橹船载着两三位游客划过桥洞，船娘穿蓝印花布褂，没唱小调，只偶尔跟岸上熟人用嘉兴话搭一句“今朝蛮热咯”，笑一笑，继续摇。这比任何仿古表演都更像江南——不表演，只是活着。

下桥沿河右转，廊棚遮出一长溜阴翳。再走几十步，便见一家临河老茶馆，褪色的木匾上写着字号，门窗是民国时常见的支窗窗，上半扇支起，下半扇雕着简单的冰裂纹。推门进去，一股陈年木头混着茉莉茶底的暖香扑面而来。

店里客人多半是街坊。靠窗八仙桌旁坐着三四位白发老者，面前一壶绿茶、几碟葵瓜子、一包五香豆，他们用嘉兴话低声说着拆迁、孙子中考、养老金涨没涨——全是这世上最不值一提又最重要的事。靠河那桌空着，我坐下来，堂倌拎着黄铜壶过来，替我沏了一盏杭白菊，又另端来一小碗熏豆茶——青绿的熏豆、胡萝卜干、白芝麻、陈皮沉在粗瓷碗底，滚水冲下去，咸香微甘，是嘉兴待客的古礼。

本地文史大家吴藕汀晚年返嘉兴故里，常在《药窗诗话》中忆及月河怡园茶馆旧事，留下诗句：“檐外漕渠运供需，愁来登此亦方宜。临行计数由茶客，账簿常悬别地无。”说的便是旧时月河茶馆老板与老茶客之间靠一本账簿维系一生的信任——吃好了茶忘了带钱，记一笔，下回再还，这本账簿常年挂在柜上，从不敢疑。如今赊账已成往事，但茶馆还在，熏豆茶还在，老茶客们还为一盘茴香豆争几句闲棋，这本身就是安慰。

茶馆里评弹没开——非节假日午后有时只放录音，三弦与琵琶的清音从老音箱里淌出来，吴依软语唱的什么已不重要，那调子本身就是内容：婉转、缠绵、带一点点不易察觉的苍凉，像梅雨季的雨

